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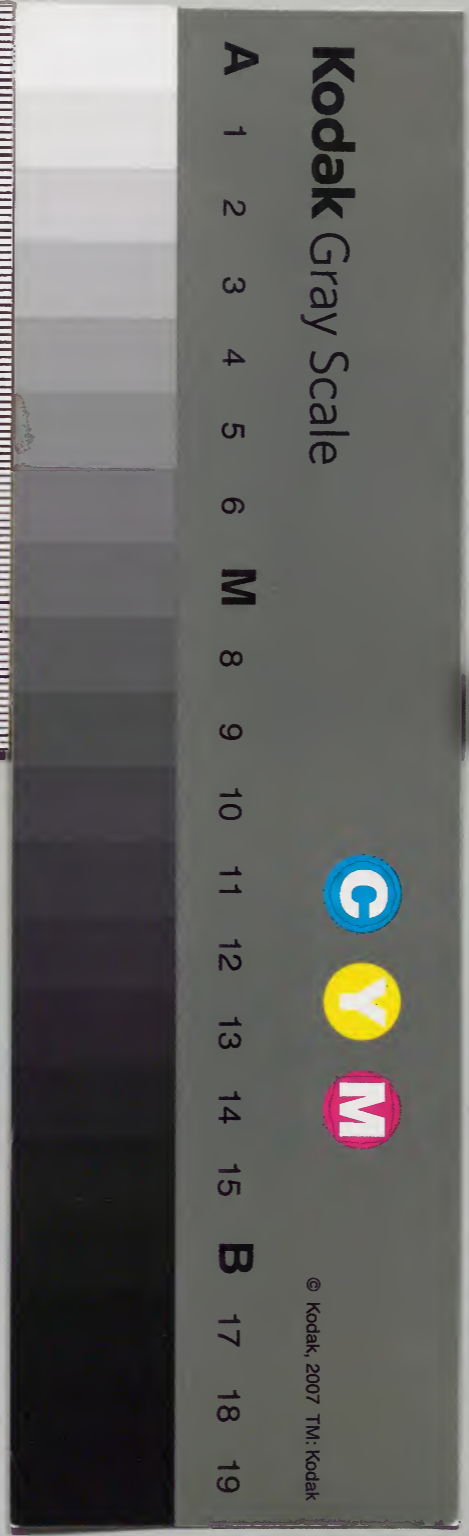
二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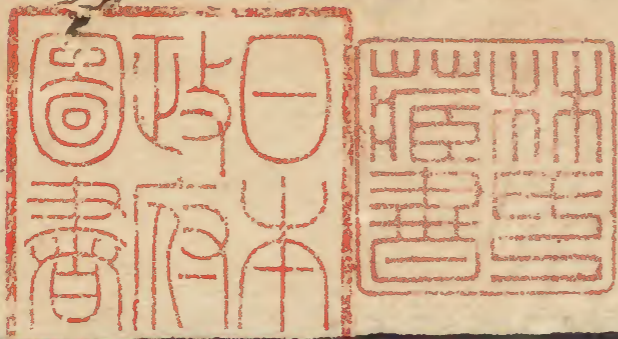
三十一之六
外書二之九

漢書門			
二五〇六	一五三六	二四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	二五〇六	函
書	二四	架
類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6
冊數	24	(10)
函號	298	145





一程全書卷之三

外書第二

朱公揆問學拾遺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淺草文章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

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伯淳

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為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正叔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正叔

毋意毋私意也毋必為毋固滯毋彼我乃曾子所言

也伯淳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叔正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

也恕言其用人道也叔正

其言之不作所為言之不愧叔伯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身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而

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叔伯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叔正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

鄙倍矣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淳伯

尊五美屏四惡為政在也叔伯

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叔伯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叔伯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

文章叔伯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

則隘陋叔伯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叔正

九思各專其一叔伯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伯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伯

理仁為美里人之所止伯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

不在已伯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伯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

至於樂之則為已之所有正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

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伯

先難克已也伯

聖乃仁之成德謂仁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

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博施濟眾乃聖之事

舉仁而言之則能近取譬是也伯

能近取譬及身之謂也伯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顏子當之正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

是以君子未嘗校也伯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多言故及

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正叔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為也伯淳

君子為善只有上達小人為不善只有下達伯淳

古之學者為己為己在己也伯淳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伯淳

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正叔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伯淳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北

官黜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

不知守約也會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

與孟子之勇同伯淳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

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

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辟

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

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伯淳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入可以

知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

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

言而曰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

乃窮也伯

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汗曲亦不至阿其

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

民以來有如天子者乎然而未為盡論但不至阿

其所好也伯

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伯

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

於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伯

色形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伯

盜於背厚也正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一 外書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

而已子厚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

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正

不下帶言近也正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正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正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為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

保民如赤子為天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

聖人之地淳伯

羞惡則有所不為知所止乃義之端淳伯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正叔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

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正叔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

自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淳伯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

以事上帝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淳伯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

卦淳伯

祇與底同使底至也無至於悔淳伯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淳伯

安安於理之所安者淳伯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

之食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

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

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正叔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

物也然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正叔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

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

伯淳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

伯淳

有餘便是過慥篤實貌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

正叔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

伯淳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

伯淳

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二程全書卷之三十一 外書第三十一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聖

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

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

與點之氣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之四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

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

乃仁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

一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一作凡言克者未能有諸

也必誠之在己然後為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

無不中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

為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

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

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一作則心

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生明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一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

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伯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

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
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
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為也此言義不言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思至於再則

已審三則惑矣

良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

若良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

萬變而不窮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

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良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

所也良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私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

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

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温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

侮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

二程全書卷之三十一
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於有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

勒之制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賞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子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
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
分也不爲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
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
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
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
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

與點也

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

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則一有不樂

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

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

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

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

猶爲之故其言如此

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

子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堯曰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

人之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為先死非回之所當為所當為

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

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閒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

孔子小德如顏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

學必待其自肯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

於陽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為非信也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

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

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

者佛肸召亦然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

不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

獲罪於天時無所祈禱何為媚與何為媚竈與尊者所居喻貴臣竈一家所切喻當權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涪陵歸見門人皆

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

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

合於孔子只為他信便自然思量到此此一段蒲田本

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隣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

之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

民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

路知我意不在是也

母意母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母意

與母我相近母固與母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

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
別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
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問不格其物也子欲不格其物也二節而論其
此節論其物也格其物也聖人與衆不同也格其物而
之意
宋制之非謂其天而聖人不格其物也其意而只格其物
則不格其物也格其物也聖人與衆不同也格其物而
之意

二程全書卷之三十三 外書 第四 第五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程氏學拾遺 李叅錄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
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
人亦自思而得况於事物乎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
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
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
是也

三程全書 卷之三十三 外書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
公最近仁人徇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
施於人所以恕也天下之入於公理者皆入於公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舊
也言凡物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謂之利者唯
不害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
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入之事也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
學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
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
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有養其惟聖人乎
質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
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
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
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

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煞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

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祭如在言祭自己祖先祭神如神在言其他所祭者如天地山川皆是也

非其鬼言已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為之是無勇也無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永命道家之長生久視儒者之入于聖人理道皆一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是却不見全體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是直放猛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
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

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益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据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

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二程全書卷之三十四中外書第六
不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赤鳥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

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黃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

則便亨不命也

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哀取其多而增益其寡

一天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

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

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在外必蹇來者在內

也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

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

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眾來言朋來未

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

曰從貴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國家者

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善學者要為文字所格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
通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誤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

名伊

學而時習之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
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伊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
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

誠孝也推此亦可以知為仁之本明道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

刑政伊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支然有本

則文自至矣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伊

禮之用和為貴有不可行者偏也伊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
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

卑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

而好禮非樂不能明道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伊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

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

也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

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伊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

為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伊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

後信之伊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伊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

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

學也伊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

在其中矣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

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

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
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
貧此所以告于祿也川伊

奢自文生文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稱實而為
飾文對實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
乃文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川伊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豈
有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川伊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
飲則辱之甚無此川伊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
更文之以禮川伊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
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自此
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川伊

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為功不二故曰不同科所
謂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辨威儀云云川伊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誥也聖人道
弘故止曰人以為誥也川伊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

思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明道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

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伊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

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伊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明道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

乏之類皆是以為利也

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

利伊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

三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伊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

答者但瑚璉可施禮容於家廟如子貢之才可使

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伊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明道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

所以抑其方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

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

皆有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已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無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貢所及也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為是嘆美之辭言眾人不得聞也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稅之事不知也

子山節藻稅諸侯之事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

此難免也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惡勿施爾也人之

所以近鬼神而襲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

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道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

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伊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

物莫不皆然天下之專亦猶是也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從之否子曰君子可
使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
非其道道明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
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
以不畔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道明
中庸之德不可湏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伊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

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
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
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
諸修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伊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
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伊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
讓之言其公也道明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
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

公矣伊

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
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
者也伊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
至於亂道明

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道明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
之也道明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
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
也伊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道明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
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
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
大事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
也伊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

隱乎爾同川伊

叩就也兩端猶言兩頭謂始終告都夫也川伊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

先也川伊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

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

而知其輕重者也有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

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川伊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道明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道明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

子路不達故共其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

三喚而起庶子路知之也川伊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

有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

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

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

多也道明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謂其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

人爲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伊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
者思其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
言語者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明
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
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明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閔之
言伊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皙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
是無實也明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伊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明
師尚過不及其弊爲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
雖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伊
曾子少孔子始也伊曾觀其後明道豈曾也哉明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
之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爲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
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信人有諸已
之謂信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繫
迹而後能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
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

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明道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已復禮則

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川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川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川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

子因問而告之伊川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

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伊川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

嘗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明道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為小以高

為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

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

以朞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

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

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

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

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

春秋全書卷之二十四 外書 十一
春月三年之事川伊

三十年為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

川伊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為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

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

用猶當與聞之也川伊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

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

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士道明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

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

與狂狷也川伊

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

切偲偲怡怡如也道明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

國五年大國七年川伊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

後可以為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為

難川伊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汎舉也直哉史魚不茹

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
事也危猶獨也與眾異不安之謂邪無道行雖危
而言不可不遜也明道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
遜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伊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為作春秋而
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
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
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
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

事功而言也伊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
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
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
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
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
穀并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
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莒既欲
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氏始事
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

一程子語錄卷三十四 效書 十四
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
義矣伊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伊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失真知未

有不能行者伊

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路而死者言民之

不為仁也伊

為仁在己無所與讓也明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為也明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

執伊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

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伊

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

肯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明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為人

所任敏而有功惠以使入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

知矣明

佛胥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

不足與有為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

義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

而不知學乃愚道明

一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

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

道明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道明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也伊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道明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

謂此可以為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

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道明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

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

正定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道明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

六更推廣之

伊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

伊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扣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

薄故難與並為仁矣

道明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緩之斯來動之

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

伊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

乏

道明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入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必有諸已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

伊

今之城郭不為保民

道明

君子道弘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所以

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道明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汚下必不為阿好而

言謂其論可信也

伊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

顙有泚推之可見

伊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

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於是故直之

也伊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

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

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

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

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

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

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

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

非大人其孰能之伊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伊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伊

孔子於孺悲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也伊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

不謂命伊

恕者入仁之門伊

仁理也人物也以在合在人身言之乃是入之道也

伊川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

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伊川語得之馬時伸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

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

立心不正矣

明道

一程全書卷之三十四終

一程全書卷之三十五 外書第七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

木蕃不其怒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怒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

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一程全書卷之三十五 外書一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為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

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

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

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就不為君子此等事

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

紹聖間事也

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可疑

世事與我不相關明道

勇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

於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

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

勿陷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

聖作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

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入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入應也處少

有入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

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

理考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

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貴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

恐不中節豈不勞哉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為

顏子所為非中也顏子亦然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

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使心不動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

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

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為車

或可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

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

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惟自棄自暴則不可以為善

凡聲皆陽聲大鳴則大震小鳴則小震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為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

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

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

皆言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

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

殺之然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

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
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
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
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
謂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為道也
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戚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
仁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

欲字爾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禍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
惠者比干是也

仁之方方術也

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
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
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
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
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以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以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

文莫吾猶人也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

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

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樂則

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

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

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

心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

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

以其可利故謂之利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

兼四人之所長而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之難也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又其次也

伊川先生將屬續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

彥端也語絕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密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况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况立廟自伊川始乎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差語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奈何輕天下上曰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上曰朕未之見也

見也去句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集然頗有缺誤

故復出此

崇慶黨禁方巖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

言之也時范公在溫公通鑑局中

二程全書卷之三十五 終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三程全書卷之三十五 外書 第八 宣二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

圓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時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

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底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異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

問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無空寂之氣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
不得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
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况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

則偽矣
古人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此特告齊宣云爾聖人則

不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
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

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美故春
秋之法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

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
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

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穩便因謂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
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
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機貳而生耶
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
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
子遠庖廚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頰中

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
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
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若曰餓于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
不食周粟至于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
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
爲備

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仁在已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
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
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
方春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
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
用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
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
不可

范文甫問趙盾弑其君夷臯又問許世子弑其君買
皆從傳說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
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左
伯近赴於隣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

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又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

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始隱孫明復之說是也孫大槩唯解春秋之法不見聖人所寓微意若如是看有何意味乎

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

其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說伐顛臾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潞公甚喜

